

破  
金

碎  
金  
文  
丛



林  
纾  
家  
书

林  
纾  
著



商  
務  
中  
書  
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碎金文丛

# 林纾家书

林 纾 著

夏晓虹 包立民 编注

 商务印书馆  
917-100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纾家书 / 林纾著;夏晓虹,包立民编注.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碎金文丛)

ISBN 978 - 7 - 100 - 12180 - 4

I. ①林… II. ①林… ②夏… ③包… III. ①书信—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7015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金文丛

林纾家书

林纾著

夏晓虹 包立民 编注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2180 - 4

---

2016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201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½ 插页 4

定价: 38.00 元

##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 小 引

夏晓虹

大约 2007 年夏天，林纾之孙林大文先生主动登门，带来新从其堂姐林钢家中找到的林纾写与四子林琮的训词二十五纸，同时携来的尚有林纾批改的林琮古文习作十三篇。阅读之后，笔者甚为惊喜。因以古文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林纾，逝世前一日已说不出话，却仍以手指在林琮掌中书：“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可见其已将古文传承的命脉郑重托付林琮。而为了实现这份心愿，林纾晚年在家中，确实花费了不少心力，培养林琮的古文写作才能。这一教育过程，在重新面世的训子书与作文评改中，有了相当具体的呈现。

为了介绍这批新见资料，根据《林纾诗文选》中选录的《畏庐老人训子书》二十六通，我又请大文先生带来全套林纾训林璐书抄件（原件已失），并申请复印了其中四封。加上《林纾诗文选》中已经刊布的两封与林琮书，我才得以顺利写成《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此文现亦收入本书。至此，我以为自己与林纾家书的因缘已告结束，谁知不然。

题为《畏庐老人训子书》的林纾写与三子林璐的家信一共六十五通，撰文当日只是匆匆浏览，并未细究。前年春节，当过去的学生倪咏娟就“碎金文丛”的丛书选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自然想到了这批林纾训子书，以为篇幅适宜。然而，也只是推荐选题而已，从未设想由我本人操作。

前年9月，忽然得到包立民先生的电话，得知他受大文先生生前嘱托，正在编辑《林纾家书》。尽管他力邀我参加校订，我却一直表示乐观其成，并介绍给倪咏娟，以纳入“碎金文丛”，却仍无意染指。因为我自知，以我的做事风格，投入进去会付出很多。后来证明这确是先见之明。

虽然有此预见，最终仍未能置身事外，这又是由



我的性格缺陷所造成。自然，包立民先生始终不曾放弃努力，在与出版社商订合同时，仍坚持要我一并署名。其时，我已看过部分稿件，发现其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尽管我只是个“媒人”，双方“见面”后，我即可以放手；不过，我却自认，此书稿既经我介绍，若质量不合格，自己也应负有连带责任。在此一心理作用下，最后，我还是接受了包先生与出版社双方的“合谋”，同意作为编者加盟。但我还是没有料到，这部篇幅不长的《林纾家书》竟占用了我如此多的时间。

本书的工作程序是：包立民先生请小友黄乐辉君录入全部训子书与林琮作文，外加几篇相关的林纾诗文。然后，由我补充选文，根据照片或复印件，核校全部文字，考订时间，编排次序，增加注释。老实说，起初我只想简单了事，不拟加注。而着手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我想象的复杂。所有信件中，除曾经收入《畏庐续集》的《示儿书》一则，在《贞文先生年谱》中尚可找到写作记载，其他各信大抵散乱无序，不但缺少年份，有些并月日亦不齐备。因此，在斟酌每封信的前后次第时，其中所涉及的时事便成为确定写信时间最重要的依据。我也只得放弃初衷，略加注解。即

使力求精简，考证这些事件与人物还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此过程中，博士生宋雪给了我很多帮助。

全书的主体自然是林纾写给家人的书信，包括寄女婿郑礼琛、谕长子林珪、训三子林璐、示四子林琮的家书，以及录自《贞文先生年谱》的训子遗书。次编为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附录一”选录了若干林纾所写记述家人生平的传记类文字与吟咏家事的诗作，以帮助读者理解上两编文字。“附录二”则照录了原先粘贴于林纾训林璐书抄件卷首之林实馨撰《畏庐老人训子遗书》一则剪报，并林大文先生的遗作《后人心目中的林纾》，以为纪念。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包立民先生原先只按照林纾的改稿录出。而出于体现林纾修改用心与笔意的考虑，我尽可能恢复、补录了被圈改的文字，以方便读者对照观看批改前后的文章出入。这当然十分费事，但对于体察林纾古文教学的细节相信会有助益。并且，鉴于这批文稿十分难得，编辑建议将原件彩色复制插入，自然更增重了此书的文献与审美价值。



而林纾原文无论书信还是文章，均无句读，现有的标点与分段皆由编者添加。校订过程中，凡拟改之字加〔 〕，拟补之字加【 〕，衍字加〈 〉以为标识。

从去年3月初开始介入此书的编校，中经到香港讲学五个月，时作时辍，屈指算来，我与这部书稿前后整整纠缠了一年。这也成为我至今所编书中费力最多的一册。写完《小引》，全书终于可以交卷，心中顿觉轻松，也很以对得起已经去世九十年的林纾老人而快慰。

2015年3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 目 录

寄郑礼琛婿书（七通）	1
训林珪书（一通）	12
训林璐书（六十五通）	17
训林琮书（二通）	95
示林琮书（二十五纸，附手迹影印）	99
训子遗书（四通）	130
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十三篇，附手迹影印）	135
外曾祖母郑太孺人事略	137
先伯姊事略	143
记伯兄宰大城三事	149
严几道先生传	155
孙念惺先生传	161
张烈女传	167
送世叔高梦旦先生南归序	171
僭拟螺江太傅甲子重宴鹿鸣诗序	177

游中央公园记·····	183	
书獬鼠鸣冤·····	187	
书彭城王义康传后·····	191	
书南史王昙首传后·····	195	
书南史谢弘微传后·····	199	
附录一		
谒外大母郑太孺人墓记·····	202	
陈宜人哀启·····	204	
先妣事略·····	207	
亡室刘孺人哀辞·····	211	
箴室杨道郁五十初度为文纪其生平·····	214	
郑氏女墓志铭·····	217	
钩圻铭·····	220	
述险·····	222	
九月十九日南中警报，急挈姬人、幼子避兵天津。		
回视屋上垂杨尚凌秋作态，慨然书壁·····	226	
珪子宰大城，城中无兵，时旁邑为叛军焚掠且尽。		
一日，有百馀贼临城。珪子出城问状，兵谬言，		
奉檄来卫。珪子知其谬，用羊酒米面犒之，		
慰以温言，遣去，城得完。作此寄示珪子·····		227

珪子大城受代，率诸孙南归治田， 作诗送之·····	228
岁暮闲居，颇有所悟，拉杂书之， 不成诗也（其七）·····	228
畏庐七十寿辰自寿诗（十九首）·····	229
余去年七十，作《自寿诗》二十首，略述生平， 近于褻簾自炫，屏去不录。今年大病新愈， 又届贱辰，率成一首，用自解嘲·····	237

## 附录二

畏庐老人训子遗书（附北江先生跋） 林实馨·····	238
后人心目中的林纾 林大文·····	241
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 夏晓虹·····	263
林纾的家教 包立民·····	297

# 寄郑礼琛婿书

(七通)

一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仲婿<sup>〔一〕</sup>左右：

得书两次，愚均病，未即覆。书来，闻吾贤亦病  
疴，今全愈否，念甚。

所云学堂之事，造谎者尚不止此。吾决计冬间回  
闽葬妻<sup>〔二〕</sup>，或将此席掷与他人，在南另图一馆亦可。忌

---

〔一〕 郑礼琛，字仲昭，林纾长女林雪（字伯雪）之夫婿。林女于  
1899年4月28日病歿。

〔二〕 林纾妻刘琼姿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四日（1897年3月6日）  
病逝。

者四集，贷者动出恶言，真支不住。吾老穷土耳，还我本来面目，何尝不可？计初冬即可相见，再罄所怀。股上现生大疔二，痛不可抑，故匆匆奉覆。

即问

日佳！

拙丈畏庐拜手

（录自福建省图书馆藏《畏庐尺牍》胡尔瑛抄本，  
原题为《覆仲昭》）

二

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

仲昭贤婿左右：

余自上月廿八日病症，直至十二月始愈。刻体尚虚弱，然精神尚健，一俟胃开，便如常矣。

病中得涛园<sup>〔一〕</sup>先生书并诗一章，哀梗至不可卒读。

---

〔一〕 即沈瑜庆。沈之长女鹄应嫁林旭，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林旭被杀，沈鹄应服毒自尽。沈瑜庆有《大沽舟中闻友人谈都下近事》诗悼念林旭，忧心国事。

吾读诗，亦愈悲吾晚翠<sup>〔一〕</sup>也。晚翠身已千古，其死比范孟博<sup>〔二〕</sup>尤有关系，涛园先生其亦可以慰矣。吾不必回书，吾婿为我道意。

此问

日佳！

劣丈畏庐拜手

十二日

（录自福建省图书馆藏《畏庐尺牍》胡尔瑛抄本，  
原题为《寄女婿郑仲昭书》）

### 三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

仲婿知览：

前接挂号一信，愚方有馆政<sup>〔三〕</sup>，又阴雨弥旬，地湿如膏，心绪颇恶劣，不暇拈笔。兹又接到来函，知已

---

〔一〕 林旭（1875—1898），字暉谷，福建侯官人。百日维新时期，任军机章京，变法失败被杀。遗作辑为《晚翠轩诗集》。

〔二〕 范滂，字孟博，东汉名臣，以党锢之祸死狱中。

〔三〕 林纾于光绪二十五（1899）年执教杭州东城讲舍。



有位置。此自涛园长者念旧之情，愚复何说！

唯吾婿初次出外，事事总须留心，好不在讨人爱，要久久不讨人嫌，才有本领。不讨人嫌处，不是事事巴结，是事事实心。凡巴结人者，全副精神并在外面作用，中间毫无把握，一经勘破，半文不值。且勘破我之人，不是旁观，即是受我巴结之人。须知常常食甜吃鲜，不尝酸辣，总无回甘之味。我一味以甜与人，被人勘出无味，于我实有何得？故不如事事实心做去，以不负人为第一义。纵使我有实心，为人不谅，自有正经人看在眼里，到底为我辩冤。而况人非木石，岂有实心，人反看不出耶？此即不讨人嫌之大学问也。

吾婿年亦不轻，只是于人情世故少欠变通。涛园为晚翠之故，伤心万种，又不得缺，后顾正多。其无言者，别有心绪耳。吾婿读书不多，他与汝有何可谈之处？刻下唯一味老实守谨，专心读书，若有公事则办公事，若无公事，只以书自娱可也。

愚暇日辄到西泠，心绪却宽。家下信来，亦平安，无庸悬念也。

此问

日佳！

拙丈畏庐拜手

（录自福建省图书馆藏《畏庐尺牋》胡尔瑛抄本，  
原题为《覆仲昭》）

#### 四

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廿四日（1899年7月31日？）

仲婿知此：

书来，余正为馆课忙逼，故许久未答。吾贤幸托沈公，余甚放心。观贤书来，道须往湖北一行，余以为暑中不宜遄往。公馆固逼狭，而他人处之，则拘拘于客礼；以贤处之，则与沈夫人<sup>〔一〕</sup>骨肉之亲耳。沈公长者，闻其夫人亦明达忠厚，贤可安心在彼承教。

余之送贤到彼，岂真急切为贤图馆？不过贤在家日久，外事都不经眼。沈公更事多，又规模宏阔，刻下即无差使，此等干略，断非久困人下。故欲贤久事

---

〔一〕 沈瑜庆夫人刘拾云，乃河南布政使、署理河南巡抚刘齐衔之女。刘齐衔为林则徐女婿，林夫人名郑淑卿。